

一份遗嘱使她嫁入郁家，
一场阴谋似乎呼之欲出。

遥远清宫、十里洋场，
她和他的爱情能否掩去猜忌……

一念春

郑乔尹 著

如无世事纷扰，
只愿岁月安好。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一念春

郑乔尹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念春 / 郑乔尹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3
ISBN 978-7-5113-2193-0

I. ①一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22639号

● 一念春

著 者/郑乔尹
出 版 人/方 鸣
责任编辑/白 豫
特约监制/马志明
选题策划/刘连生
特约编辑/刘鹏飞
封面设计/嫁衣工舍
版式设计/新兴工作室
经 销/新华书店
开 本/700mm×970mm 1/16 印张/21 字数/250千字
印 刷/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版 次/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2193-0
定 价/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过几分钟，时间滑向2012年2月2日。

这部小说刚完成。故事里的刀光剑影敛去、神仙小鬼们散尽后，这儿的幽暗是暖暖的。

角色们都和我挥手告别，寂寞突然而至。他们从去年夏天开始陪我，然后是圣诞节、春节，现在，元宵快到了吧？我从法国北部的梅如镇，来到巴黎，飞到上海，再转往北京，然后再回到梅如镇。他们一直在陪着我。不论善的、恶的，都绽放点点笑容，向我说再见。仿佛舞台的结尾曲响起，幕布拉拢，然后又拉开，角色们站成规矩的几排，鞠躬致谢。他们轻松的面容，原来和我们没什么区别。

我总是喜欢在故事落幕后，再写点儿什么。

这是一个民国故事。

我曾感慨于这么一句话：你给我一个世界，我还你半生怜惜。

感慨已经过去两年整，有幸落笔成文，描出枝干绿叶，再堆砌一些浮花美景，先把自己看得欢愉。

钟情民国文，是因为这个年代本身有很强的故事性，可以刀光剑影、英雄美女，也可以枪林弹雨、战火纷飞，还可以往前写辫子皇帝，甚至可以往后写一写太平盛世。还有那个年代的旗袍。不断流逝的时光里，总是有人相遇、相恋，他们是无数故事海洋里溅起的两朵小小的浪花，碰撞在一起，彼此消融。恰巧有路人看见了，或许你转头即忘，也许你会铭记在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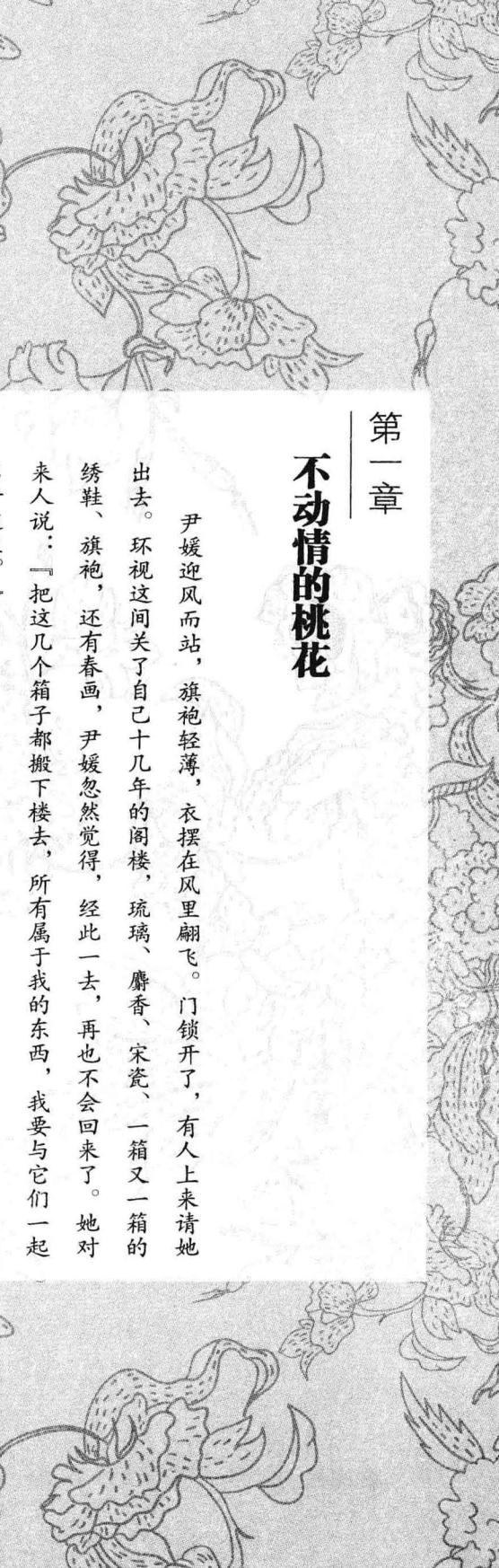
茫茫书海里，你我相遇是缘。

郑乔尹

2012年2月 法国梅如镇

目 录

第一章	不动情的桃花	001
第二章	嬗变的欲望	037
第三章	地狱狂欢	071
第四章	缘似蓝桥桥下水	105
第五章	寻艳复寻香	153
第六章	春梦留痕	203
第七章	篱落繁枝千万片	251
第八章	终极芬芳	285
结 局		321



第一章

不动情的桃花

尹媛迎风而站，旗袍轻薄，衣摆在风里翩飞。门锁开了，有人上来请她出去。环视这间关了自己十几年的阁楼，琉璃、麝香、宋瓷、一箱又一箱的绣鞋、旗袍，还有春画，尹媛忽然觉得，经此一去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她对来说：『把这几个箱子都搬下楼去，所有属于我的东西，我要与它们一起离开这里。』

I

夜深了，黑暗柔软地压下来。

玉兰花谢得早，夜风一抄，纷纷阔阔的花瓣飘卷了大半个园子。

女人的哭声自深处传来，遥远地，被风吹得若断若续。

尹芝琪擎了风灯，光弧划过她的脸，照亮一轮冰冷的笑。

她知道谁在那儿。

尹家像一座漂亮的宫殿，洋房掩映在香樟树林里，大道是给汽车跑的，小径纵横曲折，连着所有的房间，荷花池里金鱼拂着银尾，梦一般轻。

尹芝琪绕过秋草亭，玻璃暖房露出一角，里面养着玫瑰、牡丹和兰花；一片苍翠的松树林掩着马厩，亮着灯的小屋是裁缝间。伙食房的佣人们正在做宵夜，桌上堆满了面包和葡萄。

这里的灯光是最亮的，再往里走，小径漆黑如幽林。

尹芝琪跑了几步，洋纱裙袍翩飞，露出细小的脚踝。黑漆漆的树林张阔如雾。

夜鸟闻得人声，扑棱棱闪去踪迹。

这里已是另外一番景致。几株桃树，一丛青竹，朱漆髹的门，布帘随风微微摆动，挑落一抹宝蓝。

静得像座古墓，只是灯还亮着。

呼吸急促起来，尹芝琪听见自己兴奋的心跳声。

她推门而入，古旧楼梯吱吱呀呀地响，灰尘在光线里狂卷飞舞，光洒落在老式的前朝家具上，一对红联，墨字恍惚浮出纸面。

十里洋场，尹家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尹芝琪从小就有着无上的宠爱，她从不相信父母还有一个女儿，听闻多了个妹妹时，她心如刀绞。

那年她刚刚学会用叉子，便扬起手说要杀了这个妹妹。母亲尹氏让着大女儿，索性让她们姐妹分别住在园子的两端，吃住都不在一起。尹家这么大，两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。

这一晃，便是十多年。

她对突然出现的妹妹始终不能释怀。

风灯晃荡着，光影拖亮前面的路。这里的环境怎么能跟自己住的楼房比？尹芝琪兴奋地想着，脚步松懈下来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。

她一抬头，惊呼：“你——”

尹媛就站在楼口，一袭旗袍挣扎出夜色，艳丽得像个精美的木偶娃娃。

尹芝琪无数次地想象过，从夜里若断若续的哭声，从佣人们暧昧的细语里，她以为尹媛是柔弱的、可怜的，会无限艳羡自己身上新买的洋装，然后讨好她，说着奉承的话。

可尹芝琪看到的是一双清冷的眼，没有任何情绪，稳稳接住她的视线。

她们多久没见了，谁也不知道。

尹媛扶住楼梯，手腕滑落一只水金花镯子，一点红唇微然挑出笑意，眉眼斜斜地飞了出去。她这样站着，像枝倾斜的花枝，千娇百媚。她非但没有讨好的意图，从尹媛清浅的笑影里，尹芝琪读出了什么，细细品味下，竟然是恨。

一阵风敏感地吹过，像只清癯的手，撩起旗袍一角。

空空荡荡的，尹芝琪看不见尹媛的脚。

2

好大的月色。

郁枫飞抬头，轮船起航时，留在空中的是一弯月牙，今夜月已满。

无边无际的汪洋，海风清冷如水，一只跃出水面的海豚撞碎了水底月，月弧点点散尽、又聚拢。

这会儿，轮船大概已经驶出红海了吧。

郁枫飞掏出一支烟，火光点亮时，他看到了一张狰狞的脸。

那人不由分说地捅向他的腹部，鲜血迅速濡湿了衬衣。一把刀，鲜血淋漓的，在月下闪着诡异的光。

刀又无声而至，那人分明想置他于死地。求生的欲望从未如此强烈，郁枫飞侧身闪过，反锁住那人的喉颈，两人跌滚到甲板上。

那人失了手，刀自手中跌落。郁枫飞拾起刀，想也没想就刺向那人，他一刀精准，刺入其心脏，那人抽搐了几下，竟无声无息地断了气。

郁枫飞咳出一口血，他倒在甲板上。清冷的夜空，倒入他的瞳孔，仿佛沉至深海，令人窒息。

不远处有轻浮而舒缓的乐声。

自己不会死在这儿吧？郁枫飞挤出一丝笑，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，渐渐地麻木、变冷。

一个月前，他接到电报，祖父郁泽卿病危，需赶回上海。现在，整个欧洲沦陷于战火，坐飞机是奢望。他买了张船票，浩浩大海里，不料遭人行刺。

郁枫飞试图辨认那人的脸，可他想不起来。他仇家不少，大多是十里洋场里的对头。在这海轮上，多半，是劫财的吧……

终于有人往这边走来，皮鞋一蹬一蹬的，像是一个人。

“先生，你没事吧？”

来者扶起郁枫飞，似乎见惯了鲜血，他不惊不乍。从面目轮廓判断，应该是从欧洲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，很年轻的模样。欧洲政局不稳，许多人开始流亡，无处可去时，他们想到了中国上海。

“等等，”郁枫飞指使他，“先帮我处理掉这尸体，我付你钱。”

他知道这些人的嗜好。

那人把尸体移到甲板边缘，半个尸身垂空，下面是翻腾的海水。郁枫飞跌跌撞撞地走到跟前，奋力一蹬，尸体跌入海里，激起一朵急促的浪花。

他掏出几枚金币，扔到那人身边，同时警告他：“别再跟着我，否则我把你扔进海里喂鱼。”

“我叫沙同。”沙同跟上来，“让我照顾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到上海后，请给我一份工作。”

郁枫飞轻蔑地笑了，伤太重，他没拒绝沙同的搀扶。随行的医生一阵忙碌，整个船舱恢复安宁。郁枫飞躺在床上，听着涛声，漏进来的几缕光浮着。

他年轻的脸，像一束要升的月光，遥远而清寒。

3

轮船抵达黄浦江岸时，又见微月如钩，满幕繁星如沸。在这个深冬寒冷的夜里，空气里弥漫着奇诡的花香，洋场一角，郁家一片素白。郁泽卿还没咽气，他要提前看看自己的葬礼。

“把白绸挂好，这样，枫飞就能找到他的家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不会忘了他的家在哪儿吧……”郁泽卿闭眼叹气。一只干枯的手露出被外，花白辫子耷拉着，发肤惧憎。

郁家几位孙子女站在床前，神情各异地看着他们的祖父。

“枫飞回来了没？”他艰难地吐着字。

郁家老三郁修明上前一步：“爷爷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
“你是枫飞……”

郁修明失了脸色，自觉没趣。

“大哥你看，老头子到死还只记得二哥，他把我们当谁了？”他悄悄对郁川说。

“三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少说几句。”郁姝君没好气。

最小的郁天奇皱着眉头，一言不发。

郁川俯下身，轻说：“爷爷，我是郁川，二弟他马上就到了。四妹，你叫人去码头看看。”

“他还在路上……这么远，我怕是等不及了……”郁泽卿发出浑浊的音，“我唯一的儿子死了，但我还有孙子……枫飞也快二十三了吧……李律师，等枫飞回来，你再宣读遗嘱吧。”

郁枫飞进门时，一口鲜红的棺柩拦了他的路，金丝楠木的棺身，漆了个“寿”字，一如前朝王爷的葬礼。

最先出来的是郁修明，一见郁枫飞，大惊小怪：“二哥，你还是来晚了，爷爷刚走。”

郁川、郁姝君和郁天奇紧接着出现，三人见到久违的兄弟，还是欣喜为多。

“二哥，我帮你拎行李。”郁天奇很热情。

倒是女子心细，郁姝君发觉郁枫飞脸色极差：“二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郁修明的鼻腔嗤了声：“当然是担心遗嘱了。”

郁姝君发火：“三哥，你能不能闭嘴！”

郁修明不理四妹，转脸对郁枫飞说：“二哥，你别怪我，我这人坏只坏到这张嘴上，谁都能瞧得出来。你不一样，你像爷爷，外表光鲜亮丽、潇洒迷人，却藏了一肚子阴主意！怪不得老头子最喜欢你，他是找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了，见到你，返老还童似的。财产也必定多留你一份，非得要你过来他才肯闭眼。”

郁枫飞站稳，一拳挥到郁修明的鼻梁上，郁修明跌到桌椅旁，一时，背后哗啦啦一排倒下的家具什物。

“你有什么不满的，尽管冲我来，别指着爷爷说三道四。”

郁枫飞喘着气，他拉起三弟，没等他站定，再挥一拳，打得郁修明鼻血四溅，眼眶破损。数只古董花瓶跌落，残片碎了一地。

郁天奇睁大惊恐的眼。他很怕事。

郁川这才反应过来，抱住郁枫飞，叫他冷静下来。

“您就是郁家二少爷郁枫飞？”李律师上前握了握手，笑笑的，大家族的遗产纷争他见多了，不足为奇，“各位少爷小姐，我可以宣读遗嘱了吗？”

4

满地的纸钱，似一地浓重的落樱，风还没舞起便失了形。灵堂冷冷清清的，只听见李律师尖亮的嗓音旋着，飘过头顶，浮上屋瓦，天井迷迷蒙蒙的灯光洒下来，梦一样不真实。

郁修明在郁枫飞身旁坐下，愣愣的：“我以为爷爷顶多是老糊涂了，我现在觉得他疯了。”

郁枫飞看他，指间的烟燃得很快，烟雾笼着他神秘莫测的神情。对祖父的这份遗嘱，他也不明白。

郁天奇首先发问：“尹家二小姐是谁？为什么一定要娶她？”

李律师答：“芳名尹媛。这是郁老太爷的意思。”

“我也不懂，为什么一定要她嫁入我们家，我们才能分享遗产？而且是七七四十九天之内，晚一天都不行。”郁姝君啃着指甲，长长的裤子齐到脚踝，与兄弟们一起长大的郁家独女，性格也像男孩般磊落。

“爷爷有说要谁娶她吗？”

“没有指明是哪位少爷，无论是哪位少爷娶了尹家二小姐，遗嘱都成立。据我所知，几位少爷都没成家吧？”

郁枫飞若有所思：“四十九天后，是公历哪天？”

“应是新年一月二十八，旧历的话，腊月二十一。”

“这天没什么特殊。”

“就是年关近了。”郁姝君挑了下眉。

郁枫飞再问：“如果不娶尹家二小姐，会如何？”

“遗产充公。”

“爷爷是疯了。”郁修明冷笑。这次，谁都没反对。

郁天奇犹豫着举手：“那只能娶她了，不过尹小姐不肯嫁怎么办？”

郁修明兀地抓住李律师的领子，恶狠狠的：“我爷爷给了你多少律师费，帮他整出这么条遗嘱来？”

李律师推推眼镜：“律师费是按洋场标准来付的，遗嘱是老太爷亲手拟的。各位少爷还有四十九天的时间，请慢慢考虑。”

清风挽过，纸钱湿漉漉携重不飞。阳光流过风流过水，天竟然亮了。五个兄弟姐妹坐在一起，沉默占据了大半时间。

“尹小姐没有婚约吧？”郁天奇挠挠脑袋。

郁修明嘲他：“五弟这么急，这份好事就让你，你娶了她。”

郁川吐出心中所想：“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她叫顺音，跟四妹是同学。”

郁修明烦躁，见谁都不顺：“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，长这么大，谁没喜欢过几个人，二哥也有心上人，对不？只要没结婚的，都可以娶尹小姐为妻，谁也别想推卸责任！”

“你们聊。”郁枫飞站起身，忽觉腹部剧痛袭来，刀伤又裂开了。

郁姝君尖叫：“二哥，你流血了！”

一阵手忙脚乱，郁枫飞沉沉睡去。这是他自长途航行以来睡得最沉静的一次。

梦里，那个女子包裹着孝服，缓缓行来，有种出尘的静美。

她跪坐在灵堂前，仿佛是他的妻。

兀地，她除去孝服，露出赤红的艳衣，笑得格外放肆。

郁枫飞自梦中惊醒，他下意识摸向床边，枪还在。

“别再来找我，我会杀了你。”他喃喃自语。

窗外，雪花缀着白缎，颠倒天地的澄净。

5

郁姝君被兄长们派到尹家打探尹媛的消息，她也好奇这位尹家二小姐究竟长什么样，莫名其妙与祖父的遗嘱扯上关系。没有人知道尹媛长什么样，不过郁姝君了解尹家大小姐尹芝琪的脾性，她们读同一个女校。

原来，她还有个妹妹。

“四妹，你把尹二小姐约出来，或者见她一面也好。”大哥郁川的话。

郁姝君穿了条西裤，像男孩子一般戴着皮帽，一路走得轻快。她走了段路，忽又想起什么，摘下戴孝的小白花，她不能这样去人家家里。

叩响尹家的大门，恰逢尹芝琪想外出，两人撞个正着。

“是你？你什么事？”尹芝琪诧异。

两人虽读同一女校，可也没什么交情。对尹芝琪来说，只要女孩不比她穿得洋气，长得不比她漂亮，通常不会太为难人家。

郁姝君对这位骄纵的大小姐向来礼让三分，不过今天有求于人，做做样子

吧。她笑：“我忘了抄家政课的笔记，能否借我？”

“你等一下。”尹芝琪倒也爽快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带了纸笔，抄完就还给你，会打扰吗？”

“进来吧。”

郁姝君小心地跟着尹芝琪。尹家花园漂亮得令人惊叹，听爷爷说，尹老爷尹润曾是清宫里的御前侍卫，前朝覆灭，他在洋场发了家。

那位众人簇拥的贵妇想必就是尹太太。

她是郁姝君见过的最俗艳的妇人。通体的珠宝与绮罗，不堪重似的，拥着那张涂着厚厚脂粉的脸。

“尹太太好。”郁姝君乖巧地称呼。

倒是旁边的老女佣开了口：“这不是郁家四小姐么？郁老太爷刚刚去世，她来做什么？”

“郁老太爷去世了？”尹氏甚惊，眼神流落到郁姝君的身上，怪怪的。

“家里有丧事的，头天就进别人家门，怪不吉利的！”老佣浇油。郁尹两家向来极少来往，都是大户人家，却隔门隔户各自过活。

尹芝琪不满：“妈妈，织姑，这是我同学，你们烦死了！”

尹氏匆匆朝郁姝君点了下头，转身离去，满身的珍珠翡翠发出叮咚细响。

真是怪异的一家人。郁姝君悄悄吐了口气，问：“你妹妹呢？”

“谁告诉你我有个妹妹？”

尹芝琪回头，眼底一抹暗青，她被激怒了，莫名的怒气。

郁姝君觉得好笑：“听人说的呗，要不我哪知道。”

“那个人住在那里！”尹芝琪一指花园，“从没见她出过门，更没听她说过话。像个死人似的，整日闭门不出！”

说得尽兴，尹芝琪喘着气。

朝她指的方向，郁姝君丢过一眼。明明是深冬，那里的桃花开得烁烁，艳至极处，如同生死。

“花开得真好。”郁姝君朝那走去。那座古式阴暗的楼里，住着尹媛，她太好奇了，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？

尹芝琪冷冷的：“你是来找她还是来找我？”

“当然找你。”郁姝君吓了一跳。

“最好别理她，半夜看到，说不定会被吓出病来！”尹芝琪阴阳怪气的。

“很……丑吗？”

尹芝琪停下了脚步，蓦地，像是受了屈辱。尹媛不但不丑，而且美。她那样站着，像枝倾斜的花枝，千娇百媚。她太美了，美到自己无法容忍。尹芝琪忽然明白了这些情绪的来由，她嫉妒她。

6

一连几日飘雪，今天放晴了。阳光集注而轻薄，拂人脸面不知温度，郁家灵堂弥漫着佛音，金纸银烛团团燃烧，似要沉沦到佛场里。

今天是头七。

郁家子孙披麻戴孝，往火盆里扔着纸元宝。最先沉不住气的是郁修明，他低问：“四妹，有什么消息没？都过了七天了。”

“不是说了吗，尹家二小姐身处深闺，不与外人接触，我有什么办法！”郁姝君一转眼眸，“不过我知道她住在哪处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尹家花园开满桃花的那栋楼前。”

“难不成要我们三更半夜去拜访不成？”郁修明笑得急促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别笑！这一点都不好笑！”郁川怒了，“以后尹小姐要么是你嫂子弟妹，要么是你的妻，或者我们几个被赶出大宅，两手空空去街边讨生活！”

众人一下子安静，烧残的纸灰纷纷扬扬，蛾子断翅似的扑人口鼻，扼住每个人的喉咙。郁枫飞扔下手里的纸钱，火徐缓窜升，映亮他刚毅的侧脸。半晌，他才开口说：“三弟说得没错，总该有人去拜访一下。”语气里有种让人嫉妒的闲适。

郁天奇眼神慌张，低下头。

郁姝君有点担心：“二哥，你的伤还没完全好。”

“我只不过去会个女人而已。”他笑了，笑容邪亮。

日头西沉，月亮出来了，月色磨成霜，清清凉凉洒落人间。这样的月光，浪漫到难敛难收，几株桃花依然简静。

郁修明叫了一帮子小混混，在尹家门口放肆聒噪，放鞭炮、打架、故意高声争吵，尹氏慌了神，命几名男丁去大门口看看。

尹家后园种着高大的雪松、广玉兰和香樟树，阴森森地挡人视线。

一个黑影无声无息潜入。

有犬乱吠。郁枫飞闪到朱门前，叩动铜把。一叩、两叩，他听到楼梯嘎吱作响，却听不到步声。有人下楼来。

郁枫飞穿着一身洋装，头发后拢，手里一束玫瑰。他轻松地靠着墙，相对于种种，追女人是最轻松的活儿，不必漂泊不必流血，作出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，几番甜言蜜语加一点恰到好处的耐心，即可抱得美人归。

门未开，只闻一声轻问：“是谁？”

温柔的、清楚的，珍珠滑过丝绒般的女声，轻轻响起。

郁枫飞不禁温柔：“郁枫飞来拜访尹小姐。”

“你站在第二棵桃树下，那里的灯很亮，先让我看看你。”

郁枫飞照办。刺眼的光，他看不清门后那双神秘的眸子。

“你不问我为何这么晚来找你？”

“不必问。他们关着我，不让我出尹家一步，你来看我，当然只能是现在。”

“现在，该轮到我看你了。”

门内的人在犹豫，终于，她说：“明晚今时。”

门阖上了。一声鸟唳长长地划过。

7

次夜，郁枫飞再次潜入尹家花园，狗没叫，想必是谁牵走了它。桃花谢了，满地粉嫩粉嫩的花瓣，风一吹，点点融入夜色，再无踪迹。

门开着，吱呀吱呀地任凭风开合。郁枫飞进去，一架陈旧的楼梯，久积灰